

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聽上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

人彭祥點校

內篇

德充符

符驗也言德充於內而驗於外雖形質之不全不足為累

列子有說符篇

魯有兀者王骀

音臺刑足曰兀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

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

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

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

○

○

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

仲尼曰我亦將往從之游但偶後於衆人
尚未往耳

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

何借魯國之衆以爲重

卷十一

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玉

去聲猶長也

先生其與庸人常亦遠矣若然者其

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

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落也審

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命物之化者物之變化惟吾所命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
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
也常季曰彼爲已句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
心得其常心句物何爲最之哉

常季雖聞仲尼之言猶未悟王駘之所以
然彼指王駘也言彼之修已以其知言之
非有至神之知不過得其心思所及之知

而已以其心言之非有大聖之心不過得
其常人所有之心而已人何爲尊之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

仲尼答之云水一也有流處亦有止處人

德十一

二

莫去鑑他流處只鑑他止處以喻常季不
必以奇異看王駘只就他得常心看便是
他高處唯止能止衆止者止水之所衆流
歸之莫不從而皆止矣王駘以常心而能
化人亦猶是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又以松栢引喻聖人以明惟止能止衆止之義凡草木皆受命於地而松栢獨冬夏青青凡人皆受命於天而舜獨得其正紛紛衆邪之中使非有舜之正則幾乎舉世皆惡矣幸而舜能正吾之生以正天下之衆生則可以見唯止能止衆止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

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

保始之徵者守其初志必有徵驗使人可
信也不懼之實者剛勇不懼自有其實非
爲人知也九軍者古軍陣因井田之制每
軍分爲九軍更遞以戰也求名者求爲名
聲即保始之徵者也自要者自守要約即
不懼之實者也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
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
直但也寓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者仿象而

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
知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言
求名自要之人尚能勇冠千萬人之上何
況王駘外形骸一心知又非求名自要者
所可比擬豈不能感動魯國之衆乎

彼且擇日而登假格音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
以物爲事事

假至也登假猶言升仙升至于天也大宗
師登假於道亦肯格崔本比於列星之下

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遷亦升
至于天之義言彼且有一日升仙去則遺
棄人世矣故人之所以從之者為此也由
此觀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物字應前
物何為最之哉道家多有擇日升仙事

申徒嘉

中徒氏

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

昏無人

雜篇作皆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

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羞與別者同行

其明日又與合

堂同席而坐

仍同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

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

乎其未邪

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執政子申產自謂

徒嘉曰先生

伯昏無人

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居先生之門者當忘貴賤

卷十一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四

為人聞之曰

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

與賢人處以免過猶鑑藉人以磨去塵垢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

取於人以大其德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未能無過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邪

爲善者莫若堯猶與堯爭善是欲勝於堯
爲第一人也子既不謹而遭刑矣乃猶欲
與堯爭善計子之德恐不足自反以補其
遭刑之過安能勝堯哉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

自狀自陳也因上文過字言若自陳說已之過則已無大過故止於受刑其形之不當亡者尚衆若不陳說已之過則人以為罪大惡極當不止於刑其形之不當存者

卷十二

五

尚寡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去聲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羿善射物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必中之

地也然而或不中得免於死者命也言已
不免於刑亦命也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
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
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內德也形骸外刑也重言不亦過乎

應前

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既悟則愧其言曰子無如此說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叔山字因名無趾

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

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

不知而務全而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右為尊雖則左足猶有右足存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未能容其

刑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

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

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

何賓賓尊敬貌以學子為彼且斲斲以詖詖詭詭

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

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

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音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
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
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倡者也常和人而已
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

聚於上者所以散於下

以望滿也月盈爲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
倡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此三句將上文轉摺說雌雄即丈夫婦人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上聲而寡人有
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無宰寡人傳國焉傳國政悶然而後應記音而
若辭寡人醜乎

寡人爲醜乎因其醜而自反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十一

憂悶貌若有亡也若元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

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食乳

也於其死毋者少焉音

胸驚覺而動目也

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耳不得類焉耳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不見已焉爾者豚子安知其爲母但知已所食而已今忽不見已所食也不得類焉耳者類似也今所食之乳忽不似每日也使其形者神也豚子本不理會得母死忽棄之而走者神不相接也以喻哀駘它前日相處非以形交乃以神交一旦失之如豚子失其母之神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資

翼以木爲筐衣以白布畫雲氣其上有柄
如扇以障柩資送葬也

別者之屨無爲去聲愛之皆元其本矣

形爲本翼與屨爲文

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第耳

近君不取

音

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去聲

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

者期不使

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

之人乎今哀駘

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

枚已國惟恐其

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

者也

以戰死別者引起天子

御及娶妻者而

說歸哀駘它身上來

哀公曰何謂才金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卷十一

此皆人事之變革而有天命行其間

八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法不能規其始者也

規求也雖有知者不能求其初生稟受之
所以然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也心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兌也悅使日夜無卻音隙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死生貧富等雖日夜相代乎前吾則使之日夜無罅隙不見其相代之迹視之如一而與物混然爲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爲夏秋冬但見其爲春而已如此者是接續其罅隙處而生時乎吾心者也因春字故下生時字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

也其可以爲法也

盛極也極平者莫如水停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保之者水性沈定有內保之義

德者成和之脩也

成其內和則德脩矣

第十一

九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惟內修不形於外而物自親之不能釋

離如哀公之於哀駘它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

仲尼弟子

曰始也吾以南面

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矣

以衰駘為至人而仲尼為德友亦是滑稽

闔跂支離無脰

闔城門也跂舉足而行也闔跂者跂而守
城門也支離者形不全之貌無脰無脚跟
也蓋無脰之人後脚不能到地但跂而行
其形支離而因名無脰猶名無趾也

說者衛靈公靈公說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肩

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脰而視全
人反覺其項細長醜而不足觀也周禮梓
人云數目顧脰註長脰貌蓋肩與顧同

甕盎大癭又是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世人不忘其
形而忘其德此真忘者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
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音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孽妖孽也約謹守也膠固也接應接也工

卷十一

+

藝能也商如商賈也聖人心有天游而以
智者爲妖孽約者爲膠固德者爲役於應
接藝能者爲商賈之徒聖人不計謀何用
智巧不斲削何用膠固無所喪失何用行
道而有得不嗜貨利何用行商四句中兩

句是正說兩句是比喻因商字又言四者
天鬻也天之付予即如鬻焉得天鬻則爲
天所食矣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之所食
猶言既得天爵不求人爵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此言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警放也放而自得之意此言無情下文又
引與惠子辨難以伸無情之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自十一

十二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去聲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自然也不益生者
人生有自然之天不可加一毫人力也槁

梧即今所謂枯桐也枯桐同義桐亦可稱
梧桐之類不一惟枯桐中琴瑟故名琴瑟
爲槁梧也據之而瞑言琴瑟常在手雖疲
困而瞑猶據之也立則倚樹而吟坐則據
槁梧而瞑皆外神勞精之所爲是負天之
所予而從事乎堅白之辯者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禍一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熊校

內篇大宗師

此篇言道之秘要故名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知之盛也

知天之所爲者體天道之自然也知人之所爲者盡人事之當然也天而生者順其

天而生也。知之所知者如脩善去惡趨吉避凶之類。知之所不知者即吾身之至真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能養之而不害則亦得終其天年不至中道夭折。此亦知之盛者。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去聲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雖然所謂知人之所爲者尚有可慮處。人雖知之又必有待於天而後得其定。當定

也但其待於天者正自無定如顏夭跖壽
善未必福而惡未必禍則安知吾所謂天
者不屬乎人所謂人者不屬乎天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真人方真知天人之辨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得雖少而不逆於意

不雄成

功雖成而不雄其氣

不譽士

○士與事通事皆付之自然不豫爲之謀○

若然者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是知之能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稱一

息之深者如藏於足息之淺者如出於喉其實氣海爲息之根蒂

屈服者其嗑音益言若哇於佳切

屈服諂媚於人者其喉間之言如淫哇之

樂

其者

音

欲深者其天機淺

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即息也嗜欲之深則
息淺矣如屈服者嗜欲深也嗑言若哇者

天機淺也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非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
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
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

○ 在心爲志未馳騖也

其容寂其頤頤

達跪二音頤廣平不蹙也

淒然似秋煖音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

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

楊一

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

三

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元氣混然何分四時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通而一之何分利害

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徒不能

人若狐不偕古賢務光

黃帝時人耳長七寸

伯夷叔齊箕子胥餘

尸子云箕子名胥餘或云比干

紀他徒何申徒狄

殷時人荀子載其負石沉河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而不朋黨

若不足而不承

謙退不足而不輕於順承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與容與也觚器之有稜者容與自得如器

雖有稜隅而不堅頑也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張大也氣象張大雖虛而非徒事華藻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

崔音推

乎其不得已乎

邴邴猶揚揚崔自抑意雖可喜而有不得

已

濡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

濡充積也雖充於色而止於德也

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

厲醜惡也雖不事脩飾同乎流俗而警乎

高放不可得而制馭

連乎其好閉也切忘其言也

連連綿也悅廢忘也雖連綿閉塞無可窺

尋而悅焉廢忘未嘗誇說

○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
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

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
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
勤行者也

禮者立身之本本所以爲體刑者輔治之
法本所以爲翼然刑雖具而寬仁不殺故
可以爲體禮雖嚴而舉世可行故可以爲
翼德主自然本如四時之運行無心知以
周物本如人之循行有迹然知以不得已
而應事則亦出於自然故可以爲時德之
修非出於勉強如偶有登山之迹不知者

真以爲常勤於行故亦可以爲循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其好之者固與我爲一矣其弗好者亦視

得二

五

之如一則其與我爲一者固一其不一者亦一矣其一者自與天爲徒其不一者自與人爲徒天與人本不相勝何必置好惡其間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

與音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
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
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呴嘘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物之情物之實理也以天爲父父者子之
天也卓此道卓然尊於父也真此道乃君
之真者也化其道化於其道而毀譽自無
也死生有命猶天有夜旦之常非人力所
得干與此乃物之實理不可移易人但當

反求此道而已此道在人尊於君父而人不自知與其紛紛是非毀譽之場何如超然於此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逃而皆存善天。
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
而一化之所待乎

善吾生善吾死此善字屬造物善天善老
善始善終此善字屬人善天者雖大而非

禍一

大

惡死一化與萬化不同萬化是萬般變化
由人所爲一化是一超大道不雜他遷
又從生死說來有生必有死而世之貪生
避死卒不免焉譬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自以爲固不知夜半倅然之間舟爲有力

者移去山爲有力者侵伐出於意料之外而不自知也夫壑大而舟小澤大而山小小大包藏各得其宜而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無所包藏而自無可遜之處言與其有心於藏不若無心於藏也所謂藏天下於天下者如耕田鑿井不知帝力是也天下亦物也故言是恒物之大情前只說物之情此又添恒與大字以藏舟藏山藏天下似說得怪故下一恒字以推廣及於天下故下一大字却引歸藏於人身

者而言人身難得一犯著人之形猶爲可
喜所貴人之形者其中藏得萬般變化其
爲樂何可勝計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
得邈而皆存即藏天下於天下之謂聖人
得藏天下之要編一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札瘥
妖厲之患人猶慕其治而效之七況藏道於
身實爲萬物之宗一化之原近而且切有
易於藏天下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
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
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揭夫道二字以見太宗師在此有情有信
無爲無形即齊物篇所謂可行已信而不
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也有交媾之情有徵
驗之信而無所作爲無有形象可口傳而
不可手授可心得而不可目見蓋以其無
形也乃陰陽五行之本根未有天地先有
此理鬼與帝藉之以神天與地藉之以生

即老子所謂天地根也人與造化同一樞
機故身中亦有一太極老莊論道止於如
此後世假藉鉛汞龍虎等比喻益明且切
矣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皆讚美
之辭

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義得之以襲氣
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惑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襲取元氣之母北斗爲天網維司馬云堪
坏神名人面獸形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司馬云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
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
子浴於河而溺死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黃帝得道昇天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

帝顓頊其神玄冥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
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
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强

西王母得之生乎少廣

山海經曰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
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云西王母
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
司馬云穴名崔云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
名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此兩句屬西王母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李云五伯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

去於列星

司馬云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

箕尾之間也箕斗爲天漢津之東維崔本

此下更有二十二字者於文義不當有

此篇首至此明大道之要盡矣猶恐人泥

於執著下文又極論死生俱無以廣其見

○

○

猶命宗性宗之說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槁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所以生生也而不生

其爲物也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

將送也物雖觸之而自寧定

○櫻寧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成者成定也副墨洛誦者假文墨之名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

瞻明聶許者假耳目之名

聶許聞之需役補一需役聞之於音謳十

需役於謳者假役夫歌謠之名

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玄之又玄

矣

子紀子與子梨子來人四相與語曰孰能以無
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
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
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紀往問之
曰此子與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
也

拘拘攣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甚

曲僂發背

曲僂則背發露在上

○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三句解見○

贅指天

句贅項椎也句猶言節也椎骨二十四節

贅其形如贅瘤也此五句皆述子輿之形

陰陽之氣有沴音戾

此一句纔說他疾同二

士

其心間音間而無事跢跢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無事不以疾爲苦跢跢扶曳而行之貌而鑑于井自然其形既僂矣又復病又將自

此拘攣轉甚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

子祀戲言汝惡之乎

曰亡音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
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
聲去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
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
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浸漸也假設使也時猶司也縣作懸解音

蟹懸係解散猶解倒懸之義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懸物於上忽然自解謂之懸解不能自解者有人用力結之則無自解之理言人心係累既深則不能自解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道家以死爲化叱其避去勿驚動其化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言不知將化爲何物或化爲至小未可知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
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
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福一
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
十二
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
鉶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
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言不必定要爲人化爲物又何妨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成然猶安然遽然覺而勿遽之貌人生乃是寐死乃是覺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音挑挑音上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撓挑者猶戲弄三人皆能如所云故不復應答但相視而笑無逆於心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無間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往而待爲治喪事也三人皆魯人故子貢

往焉

或編曲編曲薄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

乎嗟來桑戶乎而也汝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

猗結語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禮之本意緣人情而生情不動何用乎禮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去聲無

○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方者法度也與造物者爲人言順其所生而與之爲人也天地生物不過一氣人之生世乃所以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爲附贅縣_平疣以死爲決_{音潰}痼_{音潰}癰_{音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
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憤亂也衆人之耳目應前禮乎之問前言
遊方之內今所見如此又未知何方之依
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孔子自謂吾不能如彼乃天所刑戮之民
雖是如此吾與汝且共此道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

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問其方却問其法度如何造詣也相造乎水者穿池則養給矣相造乎道者無事則生定矣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初二

十四

相忘乎江湖則不在於穿池矣相忘乎道術則不在於無事矣相造又不如相忘也子貢曰敢問畸人

孔子常不偶於世故子貢以畸人爲問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
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感居喪不哀次居喪無是三者以善喪蓋
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特怪也

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聲矣

勝於知喪禮者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

學道者唯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氏已

有所損矣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
不知就後先死有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
化已紀音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
惡知已以音化哉

上化爲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
人所不知之化四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已十五
身者也言若以爲先死者化而爲物以等
待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
安知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
知已化者哉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夢而未覺安能知之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彼指學道之人形之變雖若可駭然不足以損其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

人生住世倏如一旦然不足以死其情

孟孫氏特覺

字如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乃爾汝之稱乃字正與吾字相對父母是

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爲爾汝今孟孫氏但

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中心而由其所
以相爾汝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
乎

本只下單且字添一也字令句語軟活可

讀且夫且也其義則一因上乃字遂生下
吾字設爲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敢如孟
孫氏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
知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下文申明其義
且汝夢爲鳥而厲摩也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只尋常夢爲魚鳥未足異夢爲鳥而直戾
天夢爲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
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邪莫反是
夢邪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
詞一

也前言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此言覺亦

十六

恐是夢又深一步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詣也適適意也喜者必笑忽詣適意之
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獻笑者

忽自獻其笑也排布置也自獻其笑者出於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以喻自然天真不待於拘守禮法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綴上排字人生富貧貴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死去則化無復更有寥者曠遠之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入於寥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也汝奚來軹語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削汝
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
塗乎

恣睢自縱貌轉徙者不拘常也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
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
皆託言人名無莊者不假莊飾據梁者據

其强梁也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錘與庸詎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

乘其已成之道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大宗師之謂

整

萬物而下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

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

此所遊已

應前遊字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

音現

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老莊以仁義出於人爲故亞於禮樂

它日又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

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許規切

體黜聰明離形去上聲去聲同於大通此謂坐

忘仲尼曰同則無好去聲也

無物不同則無所私好

化則無常也

唯化所適則無常所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而後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趨七住切不任其聲憊也趨促也趨舉其

詩无音曲也

編一

十六

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